

馄饨小哥

□周晓绒

生活就是一个个日常续接起来的，而菜场又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稍有空闲，我就会去菜场溜达一下，买点喜欢吃的菜。间或不买，光看看那些刚从地里拔来的水灵灵的菜蔬，心里也是极美的。我拎着菜，心满意足回来，忽然瞥见街对面摆着一张竹匾，竹匾后坐着一个小哥。

一个小青年坐在竹匾后干吗呢？好奇心驱使我前去探个究竟。原来这个小哥居然在包馄饨，他动作麻利，两手翻飞，一只只馄饨像花朵般飞进匾里。小帅哥会包馄饨已经够稀奇，可他的手法如此老练，也是少见的。我站在边上看他包，看见他碗里的肉还不错，可仍然腹诽：“一个小哥包的馄饨能好吃吗？”正在我摇摆不定时，一位大妈过来买馄饨，顺嘴嘀咕：“自己包的味道总不及他的。”看来回头客很多，还替他免费打广告，我就放心买了一些回家。

放锅里一煮，馄饨盛开在水面上，一朵朵飘着，极具美感。起锅，撒一把葱花。迫不及待吃将起来，这馄饨皮薄却不露馅，肉多又不油腻，还有一股似有却无的香味，这倒勾起我探寻的欲望。

听边上摆摊的人说，馄饨小哥十点以后就要回去的。挑一个天气晴好的周日，我再次去见馄饨小哥。我去的有点晚，他最忙碌的时间已过。果然，他正独自站着伸伸腰，甩甩手。我买了十元钱馄饨，站在旁边跟他聊了起来，我以为他不善言辞，谁知道他很健谈，我们一见如故般闲聊起来。

原来他来自福建，他祖父就开始卖馄饨，可谓是祖传手艺。他从小耳濡目染，也一直会包馄饨。我说：“难不成你从小就想以此为生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从来也没想过要来卖馄饨的。我大专读的是汽车维修专业，做了五年的修理工。积了一些钱，我就投资了朋友的宠物店。整天跟冷冰冰的零件打交道，时间长了，也就有点疲倦，就想给自己放个假，放松一下心情。最近我父母比较忙碌，我就过来帮忙了。”

摆摊日晒雨淋的，总归有点辛苦。我就问：“你们为啥不开家店呢？像你们的沙县小吃一样，从早卖到晚。”他说：“现在房租贵，选址不好，贸然开店，纵使我们的馄饨好吃，可总归是小本生意，一不小心就会赔本。现在先卖着，空余时间我替他们进行一下市场调查，到底哪儿适宜开店。”我说：“那倒是的，毕竟摆摊不需要投资。”

我见他戴着口罩，找钱都带着一次性手套，大碗里的馅上面都覆盖着保鲜膜，包的时候撕开一个小角，包好的馄饨都用雪白的棉布盖着。我说：“你虽然是路边摊，倒是很注意卫生。”他说：“那是当然，做食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、卫生和美味。”

原来他们的肉都是上好的肉，皮也是比寻常市场卖的皮好。他们每天三点钟起床，烧一锅开水，放进食盐，稍稍放凉，将肉泡半小时，去血水、去腥味，杀杀菌。虽然麻烦，但经过这样的处理，就使得他们的馄饨吃起来没有一点肉骚气。他说：“我爷爷那辈馅都是手工剁的，福州还有用棍棒捶打出来的，叫肉燕。可是现在量太大，我们一天要卖一百多斤肉，那只能用搅拌机。”我说：“全靠人工也是不现实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们配方还是按照原来的，不过也会稍稍有所改变，毕竟要适合大众才能受欢迎。我们祖传的方子里会加蜂蜜，现在生活条件好，大家都怕血糖高，不喜欢甜的东西，我们也就不加了。”

我觉得他们单单卖馄饨赚得太少，就建议他把家乡的其他小吃也做起来。他一边忙碌着包馄饨，一边说：“现在没地方，以后父母开店后会做一些配馄饨的小菜，或者做一些卤煮。”他对美食的敏感度还是蛮高的，来宁海没多久，对我们的地方小吃知道的还不少，说起来头头是道。做餐饮，摸透当地人的口味，应该是很关键的。

我拿着手机，本想给他拍个照，想想不合适，也就作罢。我说：“现在大家都用微信，你们馄饨做得这么好吃，一下子都传开了吧？”他说：“事实上新媒体是把双刃剑，你做得好别人拍个照，家喻户晓。做不好，没几个小时说不定连外国都知道了。这就更加要求我们讲诚信，否则很快就会被淘汰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唯有诚信，方能长久，偷工减料，就是砸自己的牌子。”他说：“我父母包了一辈子馄饨，顾客吃不厌，也是我们馄饨的质量好。宁肯少赚点，也要保证质量。”怪不得别人吃了一次就会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买，年轻的开车来，年纪大的骑三轮车来。

馄饨小哥有点像现在流行的斜杠青年，有主业也有副业，一行干累了，偶尔做做另外一行。从他的谈吐里，让人感觉到有艺在身的淡定和从容，以及他真实不虚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

快乐的办公室

□俞亚素

办公室里的成员有些混乱，列几组比例就可略见一斑。

一比五，一是男生，五是女生。一比二比三，一个英语老师，两个数学老师，三个语文老师。三比二比一，三个七零后，两个八零后，一个六零后。

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性别，教不同的课，却一点也没有任何违和感。相反，和和美美的好似一家人，开开心心的好像每天都有红包抢。

过了年，六零后就五十了。天哪天哪，五十，年过半百，知天命耶！在古代，怎么也得摆上几桌酒席，唱上几台大戏，庆祝五十大寿。七十古来稀，活到五十岁真心不容易啊！可是咱们办公室的六零后，从背影看像八零后般饱满，从正面看远比七零后红润，神情可爱更加堪比九零后。伸出一双手，十指末端鲜红点点，衬得玉手更加诱人。我这个七零女和另一个七零女时常在一起叹息，不知咱们五十岁时有没有像这位六零后大姐那般的风韵？

三个七零后，比例为一比二，一个男生，两个女生。抑或，一个教英语，两个教数学。就年龄来说，我和另一个七零女最为接近，凡事也就最容易找到共鸣。这不，我们俩最大的心愿就是板板指头想退休。一个说，过了年，再过了年，我还有十年，刚好十根手指。另一个说，过了年再过了年，我还有十二年，整整一轮。唉，也怪不得我们有这个念头啊！不知怎的，大病吧，也没有，小病吧，却不少，时而牙齿松动，时而气管发炎，时而肠胃罢工。更有那份记忆力，一日不如一日。七零男倒是生了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板，可是神情语调活脱脱就是一个没长大多少的大男孩。

两个八零后小妹妹，才是真正地为我们办公室增添了不少春意。一个青春靓丽，一个优雅婉约。从她们身上，我们仿佛依稀可见自己已经远逝的青春。也因了她们俩，我们不至于太落伍。

记得有位专家说，老师这个群体有个共性，那就是，比一般人幼稚。理由是：六七岁进学校，直到五六十岁才放出来。屈指一算，几乎大半辈子都呆在一个讲究真善美的地方了。搞不好，有时候学生都比老师成熟，甚至狡猾。我们办公室成员似乎都印证了专家的话。在学生面前还能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可是关起办公室的门，立刻手舞足蹈，个个都成了老小孩。

家里有好吃的，都喜欢拿来与同伴分享，体现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有自家爹妈种的菜蔬，有朋友送的水果，有自己买的零食……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，下课回到办公室，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大橙子和一颗小桂圆。原来，办公室里的两人开完会回来，心里想着我们四个，特地拿来给我们吃的。咱这吃的是橙子和桂圆吗？不，那是满满的情义啊！

一星期总有一两节课，咱们六个人会全部到齐。那简直就是一场庆祝大会。于是，聊！开心地聊！聊到后来就有了一个任性的想法：周五晚，买好六张飞机票，飞往下雪的地方，堆一个大雪人，拍一张合影，然后再打飞的回来。这叫“乘兴而去，尽兴而归”。八零后、七零后、六零后，越说越有劲，越说越兴奋。结果嘛，自然只是过了一下嘴瘾。但是，我有预感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任性一把的。人生总是需要一点惊喜，不是嘛？

有人说，生活就是一张网，我们都是网中的鱼，永远也游不出。其实，办公室又何尝不是一张网？我们就是一条条乐在其中的鱼。

总第6455期
配图 李海波
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